

桂第子
译注



中国书画论丛书

清前期书论

湖南美术出版社



清华大学图书馆

清前期书论

清华大学图书馆

清前期书论



中国书画论丛书

潘运告 主编

桂第子 译注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前期书论 / 潘运告主编. 桂第子译注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3

(中国书画论丛书)

I . 清 ... II . 桂 ... III . 汉字—书法—艺术理论—
中国—清代 IV . J292.1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046 号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0731-4787105 邮编：410016

网址：<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market @ 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以书艺看各派书论

——清代前期书论读后（代前言）

潘运告

本书所选清代前期的书论各家著述，从清初的孙承泽、宋曹、傅山，到嘉、道间的阮元、朱履贞、吴德旋，共十三家，这一时期的各种书论主张和学派观点，可说都有所表现。

其中突出一点，是重表现性情，抒发心胸。孙承泽就是如此。他是明末清初人，乃风流儒雅之士，虽仕清朝，心却向往恬淡静逸的生活，因此他论书推尊晋人神韵潇洒的书风，此正符合他本人的心胸和情趣。宋曹也是如此。他亦是明清之际人，入清而不仕，人称其“古道照人”，“师表海内”。他作书，正是表现其心志。其《书法约言》提出“凡作书要布置，要神采，布置本乎运心，神采生于运笔。”布置得宜，则运笔灵便，运笔千变万化，最宜表现作者性情，表现书法的神韵风采。

傅山和郑燮可说是主张以书表现性情的特出者。傅氏亦明末清初人，入清不仕，满怀与清廷对立的民族情绪。他主张书法表现性情之所以特出，就在于将这种民族情绪带到书论中来，力主书法要表现人格精神。其《作字示子孙》提出“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他认为“人奇”，书字中自然表现出来。由此他极力推尊颜真卿书，因为鲁公气节高迈；并由此“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赵身为宋朝皇族至亲，入元出仕，其书“浅俗”，“熟媚绰约”，故使人“恶”之也。傅氏由此还指责董其昌：“好好笔

法，近来被一家写坏，晋不晋，六朝不六朝，唐不唐，宋元不宋元，尚暖暖姝姝，自以为集大成，有眼者一见便窥室家之好。”此即指责董，因其下有唐林注：“此为董文敏说法。”而董其昌在明末清初书坛上影响甚大，其书乏颜书那种刚劲之气，只是爱好“暖暖姝姝”一种柔婉娇美。因此傅氏提“四宁四毋”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以此挽转元明以降以妩媚为时尚的书风。

郑燮号板桥，康熙、乾隆间人，他自己说“板桥最穷最苦，貌又寝陋，故长不合于时”。他尝为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旋因得罪豪绅罢官，寓居扬州卖画。他的书法“遒劲古拙，另具高致”。其所以谓其特出，乃为他将一腔不合时宜的牢骚苦闷和徬徨俱倾注于书画之中，表现出独特鲜明的艺术特色。他的书论，正表现了这种艺术思想。他重表现个性，学古也力主为我所用。其《跋临兰亭叙》说：“黄山谷云：世人只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可知骨不可凡，面不足学也。况《兰亭》之面，失之已久乎！板桥道人以中郎之体，运太傅之笔，为右军之书，而突出以己意，并无所谓蔡、钟、王者，岂复有《兰亭》面貌乎！古人书法入神超妙，而石刻木刻千翻万变，遗意荡然。若复依样葫芦，才子俱归恶道。”

亦有重法的，然重法乃为更好地表现性情，如前述宋曹讲求书法神韵，通过布置和运笔，神韵才能得以表现。冯班亦是重法者，表现在把作书的“本领”摆在主要位置，“心意”则其次。他说：“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副将也。”这里的“本领”，“只是规模古人”，所以他又说：“本领精熟，则心意自能变化。”规模古人“精熟”，变化出之，自能出新意。笥重光亦是重法者，其《书筏》所言，专主用笔和布白，然重法亦为表现性情。华琳《南宗抉秘》说：“白本笔墨所不及，能令为画

中之白，并非纸素之白，乃为有情，否则，画无生趣矣。”此论画，书又何尝不如此？所以秦祖永《桐阴论画》说：“在辛书法眉山，笔意超逸名贵。”眉山屡遭贬谪厄运，全以诗文书画排遣胸怀。笄在辛重光亦如此。他尝官御史，巡按江南，因劾明珠而罢归，以书画自娱，抒发胸臆。

其中另一突出点是重碑学而轻帖学。这一点清初已露端倪。孙承泽既倾心风韵散逸的晋人帖学，又重视遒劲古朴的汉隶碑刻。傅山则专学汉碑，并以此卓然成家。姜宸英倾心魏晋书风，向慕其萧散淡泊的风韵，可谓帖学的代表；但他又“酷爱汉隶”，指出真楷之“本”在分隶，谓“欲学钟、王之楷而不本分隶，是谓失其原本”。北碑的本源亦在汉碑。这样，到乾、嘉之后的阮元和包世臣，终于形成了明确而系统的南北分派的思想概念和系统论述。

阮元著有《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专论南北书派发展的统绪、各自的特点及其在后世的盛衰。包世臣著有《艺舟双楫》，其中《历下笔谭》重在论南北书派。南派，指宗尚法帖之书派，又称帖学。北派，指宗尚北碑之书派，又称碑学。依照阮元论述，以“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隋朝统一南北，可随时盛行北派，南帖不行。唐朝太宗又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遂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到赵宋，用枣木翻刻字书而成《阁帖》，盛行于世，于是北派愈微矣，以至于元明独行帖学。

到清代，情形逐渐改变。碑石出土日多，北朝碑志的发现日众。于是由清初学汉碑，逐渐发展到学北碑。北朝碑刻，包

括碑志和造像，以北魏水平为高，正书风格多样，有朴拙尚存隶意的，有奇肆险峻的，也有舒畅流利开隋唐书风之先河的，所以清代中期提倡魏碑，书风为之一变。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和包世臣的《历下笔谭》，可说是清中期后书坛形势的理论概括。

阮元、包世臣论述南北书派，为北派张目，使长期鲜为人知的北派书艺得以重现光彩，丰富清代书学，推动书法艺术向前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然阮元申北绌南，包世臣重碑抑帖，两人对南派的长处认识不足，对其短处贬损有馀。众多的书论者，尤其是那些宗北派的书家，皆谓晋人书帖屡经翻刻，原貌已荡然无存。这当然是没有错的。但在帖学推动下，唐宋元明各代书家辈出，卓有成就，则是不容轻视的。阮元亦谓南派“长于启牍”，北派“长于碑榜”，这也只是从实用着眼的，书法作为艺术，有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特征，但又有着与其他形式的艺术所共有的特性，这就是表现作者的性情，陶冶人们的情操，具有给人以观赏和审美的价值。若能以此观察南北派书学，就会发现各有所长。

目 录

中国古代书画论凡例

以书艺看各派书论 (前言) 潘运告

孙承泽 (1)

庚子销夏记 (2)

宋 曹 (48)

书法约言 (48)

傅 山 (72)

傅山论书 (73)

冯 班 (100)

钝吟书要 (100)

姜宸英 (125)

湛园题跋 (125)

笥重光 (154)

书筏 (154)

郑板桥 (163)

板桥论书 (163)

梁 巘 (173)

评书帖 (173)

钱 泳 (213)

履园丛话论书 (213)

阮 元	(251)
南北书派论	(251)
北碑南帖论	(269)
朱履贞	(277)
书学捷要	(277)
吴德旋	(316)
初月楼论书随笔	(316)
包世臣	(339)
艺舟双楫	(339)
述书上	(339)
述书中	(351)
述书下	(358)
历下笔谭	(367)
后附四则	(384)
国朝书品	(386)
答熙载九问	(394)
答三子问	(411)
自跋草书答十二问	(419)
与吴熙载书	(426)
记两笔工语	(431)
记两棒师记	(435)

孙承泽

孙承泽字北耳，号北海，又号退谷，益都人。又谓常熟人，文中有回扬州语。明崇贞进士，官给事中；李自成称帝，为四川防御使；入清官至吏部左侍郎。收藏甚富，晚年思以讲学自见，顺治十七年退居后著《尚书集解》、《庚子销夏记》。

《庚子销夏记》共八卷，自记所藏书画。卷一至卷三为晋至明书画名迹；卷四至卷七为古石刻；卷八为寓日记，记其所见书画作品。全书以自藏书画为主，并摘录精彩题跋，间亦有简短评语。《四库提要》谓《庚子销夏记》“有米芾、黄长睿之遗风”。

《庚子销夏记》卷一至卷三所记名书画真迹，主要则论述书法中之帖学。其论以晋人为归，而晋人中尤重右军，谓其“生平酷爱《兰亭序》，不啻昔人所谓《兰亭》癖者”。故论后人书，处处以晋人为标准。卷四至卷七记古石刻，主要论述书法中之碑学，其突出思想是对汉隶的肯定，肯定其书体之古雅遒逸。如评《礼器碑》云：“汉碑存世者不必皆佳，而以遒逸有古致者为上。如此碑者未易屈指也。”并以此为标准评隋后人书法，后人书有汉隶笔意则肯定之。这与清初傅山等一些书家重汉隶的思想相吻合，开启了清人重隶书的学风。

这里我们仅录其书学中一部分予以注释，题仍为《庚子销夏记》。《庚子销夏记》有乾隆二十六年刻本、《四库全书》本。

今以前者为底本标点，校以后者。

庚子销夏记

右军裹鲈帖

《裹鲈帖》十八字，是唐人双钩^①。古人草书以右军为第一，神行官止^②，如大令之连绵，已失家学矣。米海岳《书史》载此帖为薛道祖所收^③，今帖上有道祖自书名并弘文印，又元章一印，或在道祖家见之而用此印乎？后米友仁手题字亦劲拔。元人下临安得之于宋，又有亡宋南廓库长条记^④。沧桑后西川柳凤占收得^⑤，予借之上石，后回扬州竟归余。又于山西张氏寓见右军《此事帖》，亦唐人双钩，与《裹鲈帖》相类，云是太仓王氏家物，纸尾有贾氏悦生印，曾入金源御府，又有明昌诸印^⑥，题签隶书，吴匏庵云是金章宗手笔^⑦。余尝言世迹，得唐人钩摹本足矣，不然，得米老临本亦足矣。赵松雪自负赏鉴者，如右军《思想帖》^⑧，乃双钩本也。大德中，子昂同霍肃、周密、郭天锡、张伯淳、廉希贡、马昫、乔篈成、杨肯堂、李衍、王芝、邓文原观于鲜于伯几池上^⑨。子昂跋谓右军真迹，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之势，观者咨嗟叹赏神物之难遇^⑩，是不知为双钩本也。又右军《大道帖》十字，是米南宫所临，至元中子昂跋为“世间神物，有能磨片石刻以传远，仆愿供摹拓之役”^⑪，是亦不知为临本也。盖世断无晋人之迹，华氏刻《真赏斋

帖》谓《荐季直表》乃钟元常墨迹，岂其然乎^⑫？

注释

①裹钗帖：草书。有《戏鸿堂》本、《三希堂》本。双钩：摹写的一种方法。用线条钩出所摹之字的笔画四周，构成空心笔画的字体，再填以墨。

②神行：形容奔驰神速，运笔如飞。官止：谓手的官能知道止于至善之境或适可而止。

③薛道祖：名绍彭，字道祖，宋神宗时官秘阁修撰。有翰墨名。

④下临安：攻克临安。南宋都临安，即今杭州。南廓库：南宋储藏钱币和物资的仓库。

⑤沧桑：沧海桑田。沧海变成桑田，桑田变成沧海，世事变化巨大。此指朝代更迭。

⑥此事帖：墨迹本，无款，传为羲之书。唐人摹本：草书，三行，二十字，评者谓其笔若游龙。王氏：明王世贞。贾氏悦生：南宋贾似道，字悦生。金源：金国的别称。明昌：金章宗完颜璟的年号。

⑦题签：指为此书帖题写标签。吴匏庵：吴宽，号匏庵，明宣宗至孝宗间人。官至礼部尚书，工书。金章宗：识汉字经书，工书，专师宋徽宗瘦金书。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女也。

⑧思想帖：草书，五行三十五字。

⑨霍肃等十二人：皆元初人，与赵子昂同时。多数工书，如张伯淳、廉希贡、乔篈成、邓文原等。鲜于伯几，当为鲜于伯机，亦工书。有的工诗词，如周密，有的工画，如李衍。

⑩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喻笔势纵逸雄健。神物：神异之物。

⑪大道帖：草书，两行十字。米南宫：米芾，官至礼部员外郎，礼部别称为南宫，故世称米南宫。磨：磨也。供：奉献。摹拓：依样复制；复制。役：劳役；役作之事。

⑫华氏：明无锡人华夏。真赏斋帖：历代汇帖，共三卷。华夏编次，文徵文父子摹勒，章简文镌刻，嘉靖元年正月刻成。上卷为钟繇《荐季直表》。

今译

《裹鲊帖》十八字，是唐人双钩。古人草书以右军为第一，奔驰神速运笔如飞，手知道适可而止，备尽作草之法，如大令的接连不断，已丧失家学了。米海岳的《书史》记载此帖为薛道祖所收，今帖上有道祖自书名和弘文印，又元章印，或许在道祖家看见此帖而用此印吧？后米友仁手题字也强健挺拔。元人攻克临安得之于宋，又有亡宋南廓库的长条记，朝代更迭后西川柳凤占收得，我借之上石，后回扬州竟归我。又在山西张氏寓所看见右军的《此事帖》，也是唐人双钩，与《裹鲊帖》相似，说是太仓王氏家的物件，纸尾有贾氏悦生印，曾入金朝御府，又有明昌诸印，为此帖题写标签是隶书，吴匏庵说是金章宗的手笔。我曾说世上没有晋人真迹，得到唐人的钩摹本满足了，不然，得到米老的临摹本也满足了。赵松雪自负赏鉴者，如右军的《思想帖》，乃双钩本呢，大德年间子昂同霍肃、周密、郭天锡、张伯淳、廉希贡、马昫、乔篈成、杨肯堂、李衍、王芝、邓文原观看于鲜于伯机池上，子昂的跋说右军真迹，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之势，观看的人咨嗟叹赏神异之物难遇，此不知是双钩本呢。又右军的《大道帖》十字，是米南宫所临摹，至元中子昂的跋以为“世间神异之物，有能磨片石刻以留传久远，仆愿奉献依样复制的役作之事”，此也不知是临摹本呢。因为世上断无晋人的真迹，华氏刻《真赏斋帖》认为《荐季直表》乃钟元常墨迹，难道如此吗？

原文

王子敬地黄汤帖

子敬《地黄汤帖》一纸^①，后有秋壑印文，三桥跋谓其祖得之龙游士绅家^②，衡山先生每以自随。王雅宜见而健羨^③，乃归之，及雅宜歿，复归文氏三桥，

称为唐钩之最佳者。余细玩之^④，笔意全是米，知为海岳临本。又如右军《东山帖》，乃米老书，吴江村竟刻入王帖中^⑤。墨迹在嘉禾曹秋岳处^⑥，装入米卷，余借之刻米帖中。

注释

①地黄帖：墨迹本，王子敬书。或谓唐人临本，此谓米芾临本。草书，纸本。已流入日本。《淳化阁帖》有摹刻。

②三桥：文彭，号三桥。文徵明长子。三桥祖：文林，官至太仆寺丞。龙游：县名。明清皆属浙江衢州府。

③王雅宜：王宠，号雅宜山人，工书。评者谓衡山之后，雅宜第一。健羨：非常羡慕；非常仰慕。

④细玩：细细体味。

⑤东山帖：墨迹本。无款。此谓右军帖，传为子敬书。款米芾临本，纸本，行书。吴江村：不详其人。或明吴廷？其集刻《余清斋帖》共四十卷，为明代著名法帖。

⑥曹秋岳：曹溶，字秋岳，明万历至清康熙间浙江秀水人。能诗文，工书画，富收藏。

今译

子敬的《地黄汤帖》一纸，后有秋壑印文，三桥跋说他祖父得之龙游士绅家，衡山先生每以随身携带。王雅宜看见而非常羡慕，乃归他，到雅宜去世，又归文氏三桥，称是唐人钩摹最佳的。我细细体味，笔意全是米老的，知是海岳的临本。又如右军的《东山帖》，乃米老书，吴江村竟刻入王帖中，墨迹在嘉禾曹秋岳处，装入米卷，我借来刻米帖中。

原文

陆东之书陆机文赋

世传王右军有所书《文赋》，不知海内尚有拓本否？至柬之所书，则精绝一世，字字圆秀^①，脱胎于

《兰亭》而带有其舅氏虞永兴之逸致，遂觉机法双绝^②。陆司议书世不多见，元人李侗云^③：“在世者止《兰亭诗》、《兰若碑》^④，与此而三。”欧阳圭斋谓“《兰亭诗》已毁于赭寇之乱，是在世者益鲜^⑤。”且累累千馀字而纸色完好，是海内第一奇迹也。卷旧在元人李侗家，侗字士宏，号员峤真逸。

陆司议盖见《兰亭》墨迹者，昔人称其用绿麻纸临《兰亭》，押尾署陆司议书最为精工，惜今不传矣。所书《文赋》，风骨内含，神采外映，真得《兰亭》之髓者，不独皮貌相肖也^⑥。赵子昂晚年书法大进，人言其得力于定武《兰亭》^⑦，而不知全摹司议。此卷后有一跋云：“唐陆柬之行书《文赋》真迹，唐初善书者称欧、虞、褚、薛，若以书法论之，岂在四子下耶？然世罕有其迹，故知之者希耳。”字法竟摹司议。欧阳玄云：“近代米元章书矫亢跌宕，世咸称其自创一法，乃不知其全学柬之《头陀寺碑》耳^⑧。元章阂而不言，以陆书少传于世也。若《文赋》累千百言，当为方今陆帖第一。”又云：“柬之本虞世南甥，书法得于渭阳而神俊过之^⑨。”揭傒斯云^⑩：“唐人法书结体遒劲，有晋人风格者惟见此卷，虽若隋僧智永，犹恨妩媚太多，齐整太过。”前人推尊之如此。予所见唐迹最心折者，惟《书谱》及此。

注释

①精绝：精妙绝伦。圆秀：圆润秀美。

②舅氏：即舅父。逸致：超脱世俗的意态。机法：机与法。聪慧灵巧

和法度。陆柬之初学舅氏，后学欧阳询，晚年学二王，遂与欧、褚齐名。

③陆司议：陆柬之官至太子司议郎。李倬：元河东太原人，官至集贤侍读学士。好学博洽，善画墨竹，工书。

④兰亭诗、兰若碑：皆陆书，今不见传。

⑤欧阳圭斋：欧阳玄，号圭斋，元世祖至顺帝间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工行草。赭寇：对农民起义的蔑称。是：因此。表示因果关系。鲜：少。

⑥风骨：指刚正雄健的笔力。内含：内里包含。神采：神韵风采。外映：外表照映。髓：比喻精华，要旨。皮貌：面貌；表面。

⑦定武：即定武军，今河北定县。北宋时于此发现《兰亭》石刻，于众多《兰亭》刻本中此为最佳者，后遂名此为定武《兰亭》。

⑧矫亢：谓与众违异，以示高尚。跌宕：谓笔法豪放，富于变化。头陀寺碑：今不见有传本。

⑨渭阳：舅父的代称。典出《诗·秦风·渭阳》。谓甥送舅氏至渭阳，后遂以之代称舅氏。神俊：形容笔力雄健。

⑩揭傒斯：宋度宗至元顺帝间富州人，元仁宗时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升侍讲学士。善楷书、行草。

今译

世上传说右军有书写的《文赋》，不知海内尚有拓本否？至于柬之所书则精妙绝伦一世，字字圆润秀美，脱胎于《兰亭》而带有其舅父的超脱世俗的意态，遂觉聪慧灵巧和法度双绝。陆司议的书法世上不多见，元人李倬说：“存在世上的只《兰亭诗》、《兰若碑》，与此而三。”欧阳圭斋说“《兰亭诗》已毁于赭寇之乱，因此存在世上的更加少”。又累累千馀字而纸色完好，是海内第一奇迹呢。书卷原来在李倬家，倬字士宏，号员峤真逸。

陆司议大约看到《兰亭》墨迹的人，从前的人称他用绿麻纸临摹《兰亭》，押尾署陆司议书最是精致工巧，可惜现在不流传了。所书的《文赋》，刚正雄健笔力内含，神韵风采外映，